

祖氏遺編





# 祖氏遺編

祖氏遺編序言

吾祖得姓受氏肇自商書然高宗之訓尙書已亡其編  
嗣是漢始范陽爲北州舊姓歷代紀載或名高藝苑才  
情博奧文必已出後生可畏逮撥羅遺軼銷蝕糞土所  
存無幾矣爰上溯商周下至宋元以迄於今凡得文詩  
若干篇類事若干條彙爲祖氏遺編云浦城三十世裔  
之望 謹識





祖氏遺編目錄

卷一

著述 商周 東晉 劉宋 北魏 北齊 梁  
文九篇 錄十條 詩五首

卷二

著述 陳 隋 唐  
詩四十四首 文一篇

卷三

著述 宋  
文三篇 記三十五條

卷四

著述 宋  
文四十二篇



卷五

著述 宋 南宋 詩一百四十六首 文六篇

卷六

著述 南宋 國朝浦城 賦一篇 詩九首

卷七

贈遺

卷八

贈遺

卷九

贈遺

卷十

傳志

闕亡 十六種



祖氏遺編卷一

浦城世裔之望編次

著述

商祖已 鄭樵曰祖氏系出子姓

高宗彤日 商書

祖伊 孔安國曰祖伊祖已後商賢臣

西伯戡黎 商書



周祖朝

晉東郭人

上晉獻公書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告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與焉朝對曰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乃召見立以爲師



晉之亡也 由於中興之不振  
 中興之不振 由於宗族之相殘  
 宗族之相殘 由於權臣之專制  
 權臣之專制 由於皇權之衰弱  
 皇權之衰弱 由於外戚之干預  
 外戚之干預 由於宦官之弄權  
 宦官之弄權 由於士族之腐敗  
 士族之腐敗 由於寒賤之崛起  
 寒賤之崛起 由於社會之動盪  
 社會之動盪 由於自然之變遷  
 自然之變遷 由於天運之轉移

晉祖 逖 范陽道人 有傳

進瑯琊王說

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  
 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  
 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則郡  
 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  
 雪願大王圖之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吳末亡前常有紫赤氣見斗牛間星官及諸善占者咸  
憂吳方興惟張茂先於天文尤精獨知為神劍之氣非  
江南之祥

晉 祖台之 范陽人 有傳

### 志怪錄

吳末亡前常有紫赤氣見斗牛間星官及諸善占者咸  
憂吳方興惟張茂先於天文尤精獨知為神劍之氣非  
江南之祥

晉懷帝永嘉中譙國丁杜渡江至陰陵界時天昏霧在  
道北見一物如人倒立兩眼垂血從頭下聚地兩處各  
有升餘杜與從弟齊聲喝之滅而不見立處聚血皆化  
為螢火數千枚縱橫飛去



補氏遺編卷一  
荀晞爲兖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  
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行數  
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晞乃  
命其丁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答書還  
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而  
觀之亦無靈唯奴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裹故非  
不覺也

吳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還西曲阿堂上見一女子甚  
美留其宿士解臂金鈴繫女臂令暮更來遂不至使人  
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鈴

會稽山陰東郭氏女先與縣人私通此人估還於縣東  
靈慈橋女往入船就之因共寢接爲設食鱮蝥食畢女  
將兩鱮蝥上岸去船還來至郭逢人語此女已死乃往  
省之尙未殯也發衾視之兩手各把一鱮蝥

吳中書郎盛冲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暫行勅婢食母婢  
乃鱮蝥食之王氏甚美然非魚肉母謂冲曰汝試問  
之旣而問婢服實見鱮蝥冲抱母慟哭而目立開本草  
經曰鱮蝥一名蠚主治血瘕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爲設酒出金鳥啄髀  
其中鏤刻奇飾異形非人所能名下七子合盤盤中亦  
無俗中餽

孫宏常自云見鬼神與其言語委曲衆未之信鎮西將  
軍謝尙常所乘馬忽暴死會宏詣尙常愛惜至甚謂尙  
曰我爲君活馬何如尙常不信宏答曰卿若能令此馬  
更生則卿真實通神矣宏於是便下牀去良久還語尙  
曰廟神愛樂馬故耳向我詣神請之初殊不許後乃見  
聽馬卽日便活尙對死馬坐意甚不信怪其所言須臾

其馬忽從門外走還衆咸見之莫不驚惋旣至馬屍應  
時能動有頃奮逸嗚呼尙方嘆服

會稽郡常有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元衣郡將  
吉凶跂於雷門示憂喜之色謝氏一族憂喜必告宏道  
未遭母難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後轉吏部尙書拊掌三  
節舞自大門至中庭尋而遷問至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  
桑樹哭







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乖失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準臣生屬聖辰逮在昌運敢率愚瞽更剏新厯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旣移則應改法厯紀屢遷實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郤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知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

許度漢代之初卽用秦厯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厯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時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竝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旣差則七曜宿度漸與厯舛乖謬旣著輒應改制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郤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交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爲北方



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  
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歷  
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歷上  
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  
歲歷中衆條竝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歷交會遲疾亦置  
紀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  
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則合璧之曜信而  
有徵連珠之暉於是乎在羣流共源實精古法若夫測  
以定形據以實效縣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

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深練始終大存  
整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  
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  
細不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準不辭積累以  
成永定之制非爲思而莫悟知而不改也竊恐讚有然  
否每崇遠而隨近論有是非或貴耳而遺目所以竭其  
管穴俯洗同異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若臣所  
上萬一可采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庶陳錙銖少增

盛典

典類考與類考

九

皆山草堂



與戴法興難辯議

與戴法興難辯議

十二條

議曰臣少銳愚尚專功數術搜練古今博采沈奧唐篇  
 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漢朔咸加該驗罄策籌之思究疏  
 密之辨至若立員舊誤張衡述而弗改漢時解銘劉歆  
 詭謬其數此則筭氏之劇疵也乾象之弦望定數景初  
 之交度周日匪謂測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謬斯又厯家  
 之甚失也及鄭缺闕澤王蕃劉徽並綜數藝而每多疏  
 舛臣昔以暇日撰正衆謬理據炳然易可詳密此臣以  
 俯信偏識不虛推古人者也按何承天厯二至先天閏

移一月五星見伏或違四旬列差妄設當益反損皆前  
 術之乖遠臣厯所改定也既沼波以討其源刪滯以暢  
 其要能使躔次上通晷管下合反以譏詆不其惜乎尋  
 法興所議六條並不造理難之關捷謹陳其目其一日  
 度歲差前法所畧臣據經史辨正此數而法興設難微  
 引詩書三事皆謬其二臣校晷景改舊章法法興立難  
 不能有詰直云恐非淺慮所可穿鑿其三次改方移臣  
 無此法求術意誤橫生嫌貶其四厯上元年甲子術體  
 明整則苟合可疑其五臣其厯七曜咸始上元無隙可



乘復云非凡夫所測其六遲疾陰陽法與所未解誤謂  
兩率日數宜同凡此衆條或援謬目譏或空加抑絕未  
聞折正之設厭心之論也謹隨詰洗釋依源徵對仰照  
天暉敢罄管穴

又曰周漢之際疇人喪業曲技競設圖諱實繁或借號  
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聖賢以神其說是以讖記多虛  
桓譚知其矯妄古厯舛雜杜預疑其非直按五紀論黃  
帝厯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則孰識其  
正此古厯可疑之據一也夏厯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

向以爲後人所造此可疑之據二也殷厯日法九百四  
十而乾鑿度云殷厯以八十一爲日法若易緯非差殷  
厯必妄此可疑之據三也顓頊厯元歲在乙卯而命厯  
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此可疑之據四也春秋書食  
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據厯非周則魯以周厯考之  
檢其朔日失二十五魯厯校之又失十三二厯並乖則  
必有一僞此可疑之據五也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  
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厯課  
今其甚疎者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此推之古術之作



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却校春秋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此可疑之據六也尋律厯志前漢冬至日在斗牛之際度在建星其勢相隣自非帝者有造則儀漏或闕豈能窮密盡微纖毫不失建星之說未足證矣

又曰古術訛雜其詳闕聞乙卯之厯秦代所用必有效於當時故其言可徵也漢武改創檢課詳備正儀審漏事在前史測星辨度理無乖遠今議者所是不實見所非徒爲虛妄辨彼駭此既非通設運今背古所誣誠多

偏據一說未若兼今之爲長也景初之法實錯五緯今則在衝口至曩已移日蓋畧治朔望無事檢候是以晷漏昏明並卽元和二分異景尙不知草日度微差宜其謬矣

又曰書以四星昏中審分至者據人君南向而言也且南北之正其詳易准流見之勢中天爲極先儒注述其義僉同而法輿以爲書說四星皆在衛陽之位自在已地進失向方退非始見迂迴經文以就所執違訓詭情此則甚矣捨午稱巳午上非無星也必據中宿餘宿豈



元氏遺編卷一  
三 皆山草堂  
復不足以正時若謂舉中語兼七列者翳參尙隱則不  
得言昴星雖見當云伏矣奎婁已見復不得言伏見缺  
不得以爲辭則名將何附若中宿之通非允當實謹檢  
經旨直云星昴不自衛陽衛陽無自顯之義此談何因  
而立苟理無所依則可愚辭成說曾泉桑野皆爲明證  
分至之辨竟在何日循復再三竊深歎息

又曰元和日度法與所是唯徵古厯在建星以今考之  
臣法冬至亦在此宿斗二十二了無顯證而虛貶臣厯  
垂差半次此愚情之所駭也又年數之餘有十一月而

議云九月涉數每乖皆此類也月盈則食必在日衝以  
檢日則宿度可辨請據效以課疏密按太史註記元嘉  
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夜月蝕盡在鬼四度以衝計  
之日當在牛六依法興議曰在女七又十四年五月十  
五日丁夜月蝕盡在斗二十六度以衝計之日當在井  
三十依法興議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丁夜月蝕在奎十一度以衝計之日當在角二依法興  
議曰日在角十二又大明三年九月十五日乙夜月蝕  
盡在胃宿之末以衝計之日當在氏十二依法興議曰



元正遺編卷一  
日在心二凡此四蝕皆與臣法符同纖毫不爽而法與所據頓差十度違衝移宿顯然易覩故知天數漸差則當式遵以爲典事驗昭哲豈得信古而疑今

又曰臣按此議三條皆謬詩稱流火蓋畧舉西移之中以爲驚寒之候流之爲言非始動之辭也就如始說冬至日度在斗二十二則火星之中當在太暑之前豈隣建申之限此專自攻糾非謂矯失夏小正五月昏大火中此復在衛陽之地乎又謂臣所立法楚官之作在九月初按詩傳箋皆謂定之方中者室辟昏中形四方也

然則中天之正當在室之八度臣歷推之元年立冬後四日此度昏中乃自十月之初又非寒露之日也議者之意蓋誤以周世爲堯時度差五十故致此謬小雪之節自信之說非有明文可據也

又曰臣以爲宸極居中而列曜貞觀羣象殊體而陰陽區別故羽介咸陳則水火有位蒼素齊設則東西可準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號也何以明之夫陽爻初九氣始正北元武七列虛當子位若圓儀辨方以日爲主冬至所舍當在元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違體失中其



義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稟稱則卯酉以生殺定號豈得  
春躔義方秋麗仁域名舛理乖若此之反哉因茲以言  
固知天以列宿分方而不在於四時景緯環序日不獨  
守故輒矣至於中星見伏記籍每以審時者蓋以厯數  
難詳而天驗易顯各據一代所合以爲簡易之政也亦  
猶夏禮未通商典濩容豈襲韶節誠天人之道同差則  
藝之興因代而推移矣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  
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  
效安在或義非經訓依以成說將緯候多詭僞辭間設

乎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豈謂龍  
火貿處金水亂列名號乖殊之機抑未詳究至如璧非  
元武軫屬蒼龍瞻度察晷實效咸然元嘉厯法壽星之  
初亦在翼限參校晉注顯驗甚衆天數差移百有餘載  
議者誠能馳辭騁辯令南極非冬至望不在衝則此設  
乃可守耳若使日遷次留則無事屢嫌乃臣厯之良證  
非難者所宜列也尋臣所執必據經史遠考唐典近徵  
漢籍識記碎言不敢依述竊謂循經之論也月蝕檢日  
度事驗昭著史注詳論文存禁閣斯又稽天之說也堯



前日遺編卷一  
五  
典四星並在衛陽今之日度遠準元和誣背之謂實此  
之謂

又曰按後漢書及乾象說四分厯法雖分章設部翔自  
元和而晷儀衆數定於嘉平三年四分志立冬中影長  
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尋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氣  
去至日數既同則中影應等而前長後短頓差四寸此  
厯景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影日差九分半弱進退  
均調畧無盈縮以率計之二氣谷退二日十二刻則晷  
景之數立冬更短立春更長並差二寸二氣中影俱長

九尺八寸矣卽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厯置冬  
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也嘉平三年時厯丁丑冬至加  
時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減之天定以乙亥冬至加  
時在夜半後三十八刻又臣測景厯紀躬辨分寸銅表  
堅剛暴潤不動光晷明潔纖毫愷然據大明五年十月  
十日影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丈八寸  
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疆折取其中則中天  
冬至應在十一月三日求其蚤晚令後二日影相減則  
一日差率也倍之爲法前二日減以百刻乘之爲實以



法除實得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一刻在元嘉歷後一日天數之正也量檢竟年則數減均同異歲相課則遠近應率臣因此驗考正章法今以臣歷推之刻如前竊謂至密永爲定式尋古歷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魏代已來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者誠有效於天也章歲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移若古法雖疏永當循用謬論成立則法與復欲施四分於當今矣理容然乎臣所未譬也若謂今所

草創違舛失衷者未聞顯據有以矯奪臣法也元嘉歷術減閏餘一直以襲舊分麤故進退未合至於棄盈求正非爲乖理就如議意率不可易則分無增損承天置法復爲違謬節氣蚤晚當循景初二至差三日曾不覺其非橫謂臣歷爲失知日少之先時未悟增月之甚惑也誠未覩天驗豈測歷數之要生民之本諒非率意所斷矣又法興始云窮識晷變可以刊舊今復謂晷數盈虛不可爲准互自違伐罔識所依若推步不得准天功絕於心目未詳歷紀何因而立案春秋以來千有餘載



以食檢朔會無差失此則日行有恒之明徵也且臣考影彌年窮察毫微課驗以前合若符契孟子以爲千載之日至可坐而知斯言實矣日有緩急未見其證浮辭虛貶竊非所懼

又曰此條所嫌前牒已詳次改方移虛非中位繁辭廣證自構紛惑皆議者所謬誤非臣法之違設也七政致齊實謂天儀鄭王唱述厥訓明允雖有異說蓋非實義又曰夫厯存効密不容殊尙合讖乖說訓義非所取雖驗當時不能通遠又臣所未安也元值始名體明理正

未詳辛卯之說何依古術詭謬事在前牒溺名喪實殆非索隱之謂也若以厯合一時理無久用元在所會非有定歲者今以効明之夏殷以前載籍淪逸春秋漢史咸書日蝕正朔詳審顯然可徵以臣厯檢之數皆協同誠無虛設循密而至千載無殊則雖遠可知矣備閱曩法疎越實多或朔差三日氣移七晨未聞可以下通於今者也元在乙丑前說以爲非正今值甲子議者復疑其苟合無名之歲自昔無之則推先者將何從乎厯紀之作幾於息矣夫爲合必有不合願聞顯據以覈理實



又曰遲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檢有數可推劉賈能述則可累功以求密矣議又云五緯所居有時盈縮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謂應年移一辰也案歲星之運年恒過次行天七帀輒超一位代以求之厯凡十法並合一時此數咸同史注所記天驗又符此則盈次之行自其定准非爲衍度濫徙頓過其衝也若審由盈縮豈得常疾無遲夫甄耀測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驗來准以實見據以經史曲辨碎說類多浮詭甘石之書互爲矛盾今以一句之經誣一字之謬堅執偏論以罔正理此愚

情之所未厭也筭自近始衆法可同但景初之二一差承天之元實以奇偶不協故數無同盡爲遺前設後以從省易夫建言倡論豈尙矯異蓋今實以文顯言勢可極也稽元曩歲羣數咸始斯誠術體理不可容訛而譏者以爲過謬之大者然則元嘉置元雖七率舛陳而猶紀協甲子氣朔俱終此又過謬之小者也必當虛立上元假稱厯始歲違名初日避辰首閏餘朔分月緯七率並不得有盡乃爲允衷之製乎設法情實謂意之所安改易違天未覩理之譏者也



又曰此議雖游漫無據然言迹可檢按以日八行譬月九道此爲月行之軌當循一轍環市於天理無差動也然則交會之際當有定所豈容或斗或牛同麗一度去極應等安得南北無常若日月非例則八行之說是衍文邪左交右疾語甚未分爲交與疾對爲舍交卽疾若舍交卽疾卽交在平率入厯七日及二十一日是也值交蝕旣當在盈縮之極豈得損益或多或少若交與疾對則在交之衝當爲遲疾之始豈得入厯或深或淺信半相違新故所同復標此句欲以何明臣覽厯書古今

畧備至如此說所未前聞遠乖舊準近背天數求之愚情竊所深惑尋遲疾陰陽不相生故交會加時進退無常昔術著之久矣前儒言之詳矣而法興云日數同竊謂議者未曉此意乖謬自著無假驟辨旣云盈縮失衷復不備記其數或自嫌所執故汎畧其說乎又以全爲率當互因其分法興所列二數皆誤或以八十爲七十九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此條之謂矣總檢其議豈但臣厯不密又謂何承天法乖謬彌甚若臣厯宜棄則承天術益不可用法興所見旣審則應革矧至非景極望非



曰衝凡諸新說必有妙辨乎

時戴法興為世祖所寵天下畏其權既立異議論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冲之之術執據宜用上愛奇慕古欲用冲之新法須明年改元因此改厯未及施用而官車晏駕至梁天監初冲之子暉之始修而行焉

北祖 魏 瑩 范陽人 有傳

悲彭城

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



詩云 賦於歸 宜其室家 宜其室家 宜其室家

祖叔辨

千里思

細君辭漢宇 王嬌卽虜衢 寂寂人徑阻 迢迢天路殊 憂  
來似懸旆 淚下若連珠 無因上林鴈 但見邊城蕪



北齊祖珽瑩子見附傳

洛陽舊樂疏 時為尙樂典御

魏氏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寶於中山獲晉樂器不知采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制官懸而鐘管不備樂章闕雜以簫邏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符堅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尙



元氏遺集卷一  
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  
采至於鍾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制  
請以爲准

不望海

登高臨巨壑不知千萬里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時  
看遠鴻度乍見驚鷗起無待一作不假送將歸自然傷客子

從北征

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柔乾祁山歛雰霧瀚海息波瀾戍  
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方繫單于頸歌舞入長安

挽歌

昔日一作時驅駟馬謁帝長楊宮旌懸白雲外騎獵紅塵  
中今來向漳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盡成空



北齊祖鴻勳范陽人

與陽休之書

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  
歷齊左光祿大夫正中書監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  
有雕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  
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卽石成基憑林  
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日華雲  
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  
栢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峯心悠悠以孤上身  
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



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  
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道遙慕尙子之  
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緼襪出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  
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旣繫名聲  
之韉鎖就良工之剗劂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  
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敞精神於邱墳盡心力  
於河漢摘藻期之聲繡發議必在芬香茲自美耳吾無  
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  
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

豈惡梁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第  
官位旣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旣覽老氏谷  
神之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尙解佩捐簪  
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  
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欵訪丹法語元書斯亦樂矣  
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  
已矣哉書不盡意



元氏遺編卷一

梁祖 暉史亦作暉之冲之子見附傳  
渾天說時奉朝請

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糾紛互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經典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視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驗之失於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蓋夸誕之辭宜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



王蕃所考校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遙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影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爲如法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卽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卽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除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

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卽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影長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卽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地中表南傳地遙望北辰細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卽北辰細星高地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卽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爲空桐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



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四時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爰在傍雖近而微視日在傍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効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於百仞之前則大小殊矣先儒弗斯取驗虛繁翰墨夷途頓轡雄辭析辯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未平也譬之火

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逾熾旣已遷之猶有餘熱也

祖氏遺編卷一終



祖氏遺編卷二

浦城世裔之望編次

著述

陳祖孫登 記室大將軍侯安都引以為客

詠柳

馳道藏烏日鬱鬱正翻風  
抽翠爭連影飛綿亂上空  
高葉臨胡塞長枝拂漢官  
欲驗傷攀折三春橫笛中

詠城塹中荷

白水麗金屏青荷承日暉  
葉似環城蓋香亂上橋衣  
岸



高知水落影合見菱稀猶疑涉江處空望採蓮歸

涉江採芙蓉

浮照滿川漲芙蓉承落光人來間花影衣渡得荷香桂  
舟輕不定菱歌引更長採採嗟離別無暇緝為裳

宮殿名詩

獨有相思意聊敝鳳凰臺蓮披香稍上月明光正來離

鵠一作鶴將雲散飛花似雪迴遙思竹林友前窻夜夜開

詠水

驪泉紫闕映一作龍川珠浦碧沙沈岸濶蓮香遠流清

紫閣映

雲影深風潭如拂鏡山溜似調琴請君看皎潔知有澹  
然心

紫騮馬

候騎指樓蘭長城迴一作迴路難嘶從風處斷骨住水中

寒飛塵暗金勒落淚灑銀鞍抽鞭上關路誰念客衣單

賦得司馬相如

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尋當壚應酤酒託意且彈琴上  
林能作賦長門得賜金唯當有漢主知懷封禪心

詠風



和氏遺編卷二  
二  
掛山草堂  
飄颺楚王宮徘徊繞竹叢帶葉俱吟樹將花共儻空飄  
香雙袖裏亂曲五弦中試上高臺聽悲響定無窮

隋祖君彥斑子見附傳

為李密移郡縣檄

大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元帥府  
左長史邴元真大將軍左司馬楊德方等布告天下人  
倫衣冠士庶等自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為  
司牧是以義農軒頊之後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  
元愛育黔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以同危履薄  
冰而自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  
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已普天之下率



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  
鑿井耕田致政昇平駢民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  
如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葉未有暴虐臨人克終  
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豫奉綴衣狐媚而圖聖賢筐  
篋以取神器纘戎負辰狼虎其心始瞋明兩之暉便于  
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鳩毒梟  
深於菑僕釁酷於商臣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嗟憤  
加以州吁安忍闕伯日尋劍閣所以懷兇晉陽於焉起  
亂殉人爲樂淫刑斯逞夫九族旣睦唐帝聞其欽明百

代本支文王表其光大況乃隳壞磐石勦絕維城昏亡  
齒寒奚止虞虢欲求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  
行在於聚麀人倫之禮別於內外而簡陵公主逼幸告  
終誰謂黷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  
銀鑲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雌雉恣其于  
飛和服戲陳侯之朝宵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  
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  
幾未曉求衣昃日方食是以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無  
隔於本支體此殷憂深慮幽枉而荒洎於酒俾晝作夜



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糟邱朝廷罕見其  
身辟臣希覩其面斷決自爾不行敷奏於焉停擁中山  
千日之酒醕酏無知襄陽三雅之盃流連詎比又廣召  
良家充選官掖潛爲九市親駕六驢自比商人見邀逆  
旅殷紂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  
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  
人本意唯避風雨詎待金玉之華須締綿繡之麗故瓊  
臺雲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政以之傾覆而不  
遵古典不念前車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

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  
財使鬼尙難爲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徵  
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  
時寧積於人無藏府庫而科稅繁弊不知紀極猛火屢  
殘漏卮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有  
萬金之費父不保其赤子夫乃棄於糟糠萬戶則城郭  
空虛千里則烟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爲原憲之貧  
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  
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謠



前代遺編卷二  
五  
乃復廣積薪芻多聚饑餓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  
弊供畜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先駟車轍馬跡遂  
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以  
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  
天子有道守在海外戎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  
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乃追迹前代  
版築更興廣立基址延袤萬里骸骨蔽野流血成川積  
怨比於邱山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  
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

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  
餘力詎可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棄而何用恃  
衆怙疆窮兵黷武唯在吞并不思長策兵猶火也不戢  
自焚遂使億兆夷陵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爲黃池之  
盟符堅滅身良由壽陽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  
於後復矢相顧鬚帛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  
也正言啓沃王臣匪躬唯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  
思聞獻替之音夏禹懸輶待聽箴規之美而愎諫違卜  
妬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左僕射上柱國齊國公



高類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  
暫吐良藥之言翻加鑄錢之賜龍逢無罪遂遭夏桀之  
誅王子何辜乃被商辛之戮致令君子結舌賢人鉗口  
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  
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  
販粥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功梁冀愛金屋之蛇孟佗薦  
蒲萄之酒遂使彞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  
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聞趙壹之賦其罪  
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

嗣位每歲駕幸南北巡遊東西征伐至於詒釁陪蹕東  
都固守闕鄉野戰雁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旣立  
功勲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臨危則勲賞懸  
授尅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齎金同項羽之刻印芳  
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九逆坂譬此  
非難凡百驍雄誰不讐忿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況  
在乘輿二三其說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  
維不張三靈靡萃無小無大共識殷亡愚婦愚夫咸知  
項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



元氏通鑑卷二  
以窮奇災於上國狹狝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爲計纔一而已蒼生慄慄同憂杞國之崩赤縣嗷嗷俱恐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喪之符三十姬終之數故讖籙皆云隋氏三十六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況乃攬捨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以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邱墟之妖荆棘掖庭之事夏氏則災釁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

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草奉天弗違大誓孟津陳盟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秀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嗣蕭王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更彰載誕丹陵天保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籙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王厄於羗里赤雀方來高



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白長安鋒刃  
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秋歷  
試諸艱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  
翼贊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  
歷城公孟讓上柱國左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右  
武侯大將軍徐勣上柱國大將軍邴元真絳郡公裴行  
儼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鼉彎弧則  
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  
業復有蒙輪挾輶之士拔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

照日魏公屬當斯運救此億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櫛  
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與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  
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江河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  
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  
灌殘熒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四月  
二十一日角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韋津皇甫  
無逸等昆吾惡稔飛廉姦佞尙迷天數敢拒義師驅率  
醜徒衆有十萬自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  
貔豹爭先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



解冰銷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少達等助桀  
爲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舉徒設九拒之謀斗角將鳴空  
憑百樓之險燕巢衛幙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伊朝夕  
興洛虎牢國家儲積並我先據爲日久矣又得迴洛復  
取黎陽天下倉糧盡非隋有四海赴義萬里如雲足食  
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將受脈專征遐邇  
猶歸安危是托識機知變遷虞事夏袁謙擒於藍水須  
臾獲在滎陽竇慶戰沒於淮南郭詢授首於河北隋之  
亡沒料可知矣清河公房彥藻近持戒律畧地東南師

之所臨風行電激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然  
送欵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陰於是海內驍  
雄咸來嚮應封人贈取長平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  
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郡公李景  
考功郎中房孝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北朔崔白駒  
自潁川起房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  
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之東牛酒獻於軍前壺漿盈於道  
左諸公等並衣冠華胄杞梓良材神歆靈澤之秋列地  
封侯之始豹變鵠起今也其時鼉鳴鼉應見機而作各



宜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弁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  
當以金章紫綬軒蓋珠輪富貴以重當年珪組仍傳奕  
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尙私王莽之恩仍  
懷蒯瞶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知張郃歸曹范增困於  
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  
處幸不自疑脫其猛虎猶豫舟中敵國夙沙之人共縛  
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卽以相授如暗於  
成事守迷不返崑山縱火玉石俱焚仗義噬臍悔將何  
及黃河如帶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

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見唐太行山人壺關錄  
明王志堅四六法海



唐祖 詠洛陽人進士第

古意二首

夫差日淫放舉國求妃嬪自謂得王寵代間無美人碧

羅象一作蒙天閣坐輦乘芳春宮女數千騎常遊江水濱

年深玉顏老時薄花妝新拭淚下金殿嬌多不顧身生

前妬歌舞死後同塵灰塚墓令人哀哀於銅雀臺

楚王竟何去獨自留巫山偏使世人見迢迢江漢一作水

間駐舟春谿一作澤裏誓願拜靈顏夢寐覩神女金沙鳴

珮環閑豔絕世姿令人氣力微含笑默一作竟不語化作



朝雲飛

渡淮河寄平一

天色混波濤岸陰匝村墅微微漢祖廟隱隱江陵渚雲  
樹森已重時明鬱相拒

歸汝墳山莊留別盧象

淹留歲將宴久廢南山期舊業不見棄還山從此辭漚

麻入南澗刈麥

一作越楚

向東菑對酒雞黍熟閉門風雪時

非君一延首誰慰遙相思

漚麻四句洪邁取為絕句

夕次圃田店

前路一作程入鄭郊尚經百餘里馬煩時欲歇客歸程未  
已落日桑柘陰遙村一作林烟火起西還不遑宿中夜渡  
涇水

田家即事

舊居東臯上左右俯荒村樵路前傍嶺田家遙對門歡  
娛始披拂愜意在郊原餘霽蕩川霧新秋仍晝昏攀條  
憇林麓引水開泉源稼穡豈云倦桑麻今正繁方求靜  
者賞偶與潛夫論雞黍何必具吾心知道尊

扈從御宿池



君王既巡狩輦道

一作路

入秦京遠樹低檜壘孤峯

一作山

入漫城寒疎清禁漏夜警羽林兵誰念迷方客長懷魏

闕情

贈苗發員外

宿雨朝來歇空山天氣清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  
道黃花落平蕪赤燒生茂陵雖有病猶得伴君行

答王維留宿

四年不相見相見復何為握手言未畢却令傷別離  
升堂還駐馬酌醴便呼兒語嘿自相對安用傍人知

長樂驛留別盧象裴總

朝來已握手宿別更傷心灞水行人渡

一作絕

商山驛路

深故情君且足謫宦我難任直道皆如此誰能淚滿襟

前四句洪邁取為絕句

送劉高郵稅使入都

常聞積歸思昨夜又兼秋鄉路京華遠玉程江水流  
吳歌喧兩岸楚客醉孤舟漸覺潮初上悽然多暮愁

宴吳王宅

吳王承國寵列第禁城東連夜徵詞客當春試舞童  
砌



分池水岸牕度竹林風更待西園月金尊樂未終

觀華嶽

西入秦關口南瞻驛路遙彩雲生闕下松樹到祠邊作

鎮當官道雄都俯

一作爲雄控

大川蓮

一作危

峯徑上處彷彿

有神仙

泗上馮使君南樓作

井邑連淮泗南樓向晚過望灘沙驚起尋岸浴童歌近

海雲偏出兼秋雨更多明晨擬向棹鄉

一作歸

思恨風波

蘇氏別業

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澧水映園林屋

一作竹

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閑坐聽春禽

汝墳別業

失路農爲業移家到汝墳獨愁常廢業多病久離羣鳥

雀垂窻柳虹霓出澗雲山中無外事樵唱有時聞

陸渾水亭

晝眺伊川曲

一作水

巖間霽色明淺沙平

一作明

有路流水

漫無聲浴鳥沿波聚潛魚觸釣驚更憐春岸綠幽意

一作興

興滿前楹



過鄭曲

路向榮川谷一作夕晴來望盡通細煙生水上圓月在舟

中岸勢迷行客秋聲亂草蟲旅懷勞自慰浙浙有涼風

宿陳留李少府揆廳

相知有叔一作李卿訟簡夜彌清旅泊一作宿倦愁卧堂空

聞曙更風簾一作簷搖燭一作竹影秋雨帶蟲聲歸思那堪

說悠悠限落城中四句洪邁作絕句

題韓少府水亭

梅福幽棲處佳期不忘還鳥吟一作啼當戶竹花繞傍池

山水氣侵堦冷松一作藤陰覆座閑寧知武陵處宛在市朝間

題遠公經臺

蘭若無人到真僧出復稀苔侵行道席雲濕坐禪衣澗鼠緣香案山蟬噪竹扉世間長不見寧止暫忘歸

中峯居喜見苗發

自得中峯住深林亦閉關經秋無客到入夜有僧還暗澗泉聲小荒岡樹影閑高窻不可望星月滿空山

江南旅情

且天畫編



楚山不可極歸路但一作客自蕭條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

潮劍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為報空潭橋無媒寄一作贈

洛橋

泊揚子津

一作岸

纔入維揚郡鄉關

一作山

此路

一作地

遙林藏

一作殘

初過

一作

霽雨風退欲歸潮江火明沙岸雲帆礙浦橋客衣今日

一作正

薄寒氣

一作夜

近

一作昨

來饒

晚泊金陵水亭

江亭當廢國秋景倍蕭騷夕照明殘壘寒潮漲古濠就

田看鶴大隔水見僧高無限前朝事醒吟易覺勞

七夕

閨女求天女更闌意未闌玉庭開粉席羅袖捧金盤向  
月穿鍼易臨風整線難不知誰得巧明且試相看

望薊門

燕臺一望

一作去

客心驚簫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

積雪三邊曙色動危

一作行

旌沙場烽火連胡月海畔雲

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家園夜坐寄郭微



前堦微雨歇開戶散窺林月出夜方淺水涼池更深餘  
風生竹樹清露薄衣襟遇物遂遙歎懷人滋遠心依稀  
成夢想影響絕徽音誰念窮居者明時嗟陸沈

酬汴州李別駕贈

秋風多客思行旅厭艱辛自洛非才子遊梁得主人文  
章叅末議榮賤豈同倫歎逝逢三演一作世懷賢憶四  
同王衍真情因恩舊好契託死生親所媿能投贈清言益  
潤身一作法

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

田家復近臣行樂不違一作遺親霽日園林好清明煙火  
新以文長會友唯德自成鄰池照窻陰晚杯香藥味春  
簷前花覆地竹外鳥窺人何必桃源裏深居作隱淪

汝墳秋同仙州王長史翰聞百舌鳥

秋天聞好鳥驚起出簾幃却念殊方月能鳴已後時遷  
喬誠可早出谷此何遲顧影慙無對懷羣空一作增所思

淒涼歲欲晚蕭索燕一作路將辭留聽未終曲彌令心獨

悲高飛憑力致巧轉任天姿返覆知而靜間關斷若遺

花繁上林一作苑路霜落汝川湄且長凌風翮乘春自有



期

送邱為下第

滄江一身客獻賦空十年明主豈能好今人誰舉賢國門稅征駕旅食謀歸旋皦日媚春水綠蘋香客船無媒既不達予亦思歸田

贈苗發員外

朱戶敞高扉青槐礙落暉八龍乘慶重三虎遞一作地朝歸坐竹人聲絕橫琴鳥語稀花慙潘岳貌年稱老萊衣葉暗朱櫻熟絲長粉蝶飛應憐魯儒賤空與故山違

寄王長史

汝潁俱宿好往來託層巒終日何寂寞繞籬生蕙蘭

別怨

送別到中流秋船倚渡頭相看尙不遠未可即回舟

終南望餘雪

有司試此題詠賦四句即納或詰之日意盡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句

不知疊嶂夜來雨清曉石楠花亂流



不曉製劑身來而謂製古藥亦謂也

四

此段文字因嚴重損壞而模糊不清，僅能辨認出零星的字跡。





